

外国文学大系

《梦见约翰·鲍尔》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10080.00 元(全 1008 册)

《梦见约翰·鲍尔》

包玉珂译

第一章 肯特郡的老百姓

我不时会做上一个完全是不求而自来的美梦，以报偿我在俗事上的操劳。我指的是在我睡觉的时候。做这种梦很象在观看一系列建筑图片。我会看到一座当时看来似乎刚刚落成的壮丽建筑，而且看得清清楚楚，就同我是清醒着一样，并不象通常梦中看东西那样模模糊糊或者颠三倒四，而是一节一节都清清楚楚、合情合理。有时候我看见的是一所伊丽莎白时代的房屋，屹立在一个古老的村子里，那儿以前是苏塞克斯（Sussex）郡的沙壤密林区里的一片空地。和那所房屋在一起的，还有它的前身，一所十四世纪建筑物的残础遗基，以及在安妮（Anne）女王：糊涂威廉和维多利亚等时代新建的退化没落的建筑；这些后造的房子只是损坏了但还没有完全破坏这座建筑物的外观。有时候我看风的是一所古老而式样非常奇异的、由于教区执事的无知而受到严重破坏的教堂，旁边有一所十五世纪住宅建筑的断垣残壁，周围是美丽如画的木架泥墁的埃塞克斯农舍，四处点缀着悄然如入睡乡的榆树，有几只若有所思的母鸡在场子上的麦秸窝里东翻西扒，满地是任人

践踏的黄色麦秸，一直铺到那满雕着花纹的诺曼（Norman）式教堂大门柱子前面，全幅景色看上去十分调和悦目。有时候我看见的是喜欢改建房屋的教士和建筑师还没有动过的一所富丽堂皇的牧师会教堂，矗立在一片婆婆多姿的树木和隐没在花丛中的、以灰色石块和加草泥为墙的一些茅屋中央，村外环绕着狭狭一条碧绿的水草地，在一片威廉·科贝特所特别喜爱的一望无际的威尔特郡多草的丘陵地展开。有时候又是一簇初次看到但是很眼熟的房屋，位于泰晤士河上游一个灰卜卜的村子里，一所十四世纪教堂精巧玲珑的镂空石窗棂高耸在那些房屋的上空。或者，有时候梦见的竟是一所完美的古代建筑物，丝毫没有受过那种庸俗的、既不注意也不懂得美和历史的功利主义的堕落影响：例如我有一次（在夜间的睡梦中）沿着斯特里特利和沃林福之间那一段大家都熟悉的泰晤士河附近闲荡（在这一带白马山的山麓从开阔的河道旁边缩了回去），眼前突然清楚地呈现出一座中世纪的市镇；它的围墙里耸立着屋顶、高塔和尖顶，灰暗而古老，从建成以后还完全没有经过修葺。这一切都是我在晚上睡梦中看到的，比我在白天的幻想中努力想象的画面还要清晰得多。所以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有关建筑物的梦时，如果梦见的只是这类东西，那么对我来说，它便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情了。可是我现在要讲的，却是我在入睡之后所碰到的一些新鲜而奇怪的事情。我在刚入睡乡的时候，脑子里迷迷糊糊，好象认为我自己可以在同一个星期

糊涂威廉（Silly Billy），英国国王威廉四世（William IV 1830—1837 年在位）的绰号。——译者

伊丽莎白时代的建筑摆脱了中世纪的哥特式风格，而以后各朝的建筑崇尚浮华纤丽，风格颓败。——译者

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 1762—1835），十九世纪初年英国最有影响的政论家之一，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如《骑马乡行记》（Rural Rides）等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记下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以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农村景色著称。——译者

日的晚上十一点半钟分别在曼彻斯特和密恰姆园（Mitcam FairGreen）两个地方同时作公开演讲，而且一定能够顺利地践约。接下来就是我在施展我的全副本领，对一大群站在露天里的听众发表高论。我的服装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实际穿的那一套：我的睡衣和一条加上去的没系背带的裤子。我心中念念不忘自己身上穿的那套衣服，觉得非常不安——其实我的听众压根儿没注意到它，他们显然一心在准备向我提出可怕的反社会主义的难题——结果我眼前那些全神贯注地听我的演讲的面孔便开始模糊起来，而我也逐渐从梦中清醒过来了。我醒来（我以为我是醒来了）一看，发现自己正睡在路边的一小片荒草地上，旁边是一座小小的橡树林，恰好在一个村子的外面。

我站起身来，擦擦眼睛，往四周围看了一遍。当地的景物在我的眼里是不熟悉的，虽然就它的地形来说，正是一片习见不鲜的，随处有丘垄隆起的英国低地。那条道路很狭，但是很宜，使我确信它是一条罗马人所建筑的大道。四处散布着许多小树林。除了在我附近的那个村子之外，还有两三个村子和茅屋隐隐在望。介乎附近的那个村子与我之间，有一些栽种果树的园地，园中早熟的苹果已经开始发红了。紧靠着道路和那条与它并行的沟渠的另一边，有一片四分之一英亩光景的小园子，整整齐齐地围在由栽着的荆棘形成的篱笆当中，园里差不多开满了白色的罌粟花。此外，就我从篱笆外所能窥望到的，里面还有不少几乎是一色的鲜红的玫瑰花丛，我曾经听人说过，玫瑰香水就是从这种玫瑰花蒸馏出来的。除了这一处外，几乎可以说再没有其它的围篱，但有一小条一小条的种着各种作物的田地。在相距不大远的一片小树林后面，矗立着一座高塔的尖顶，雪白崭新，轮廓鲜明而又优美自然，同时具有明显的英国风味。这座塔尖，连同那种不用篱笆分隔的田地，以及那座花园和一些果园里的难得看到的整洁和精致的情形，使我迷惘了一两分钟，因为我弄不懂虽然那座塔尖看上去很新，但一个现代建筑师怎么会设计这种式样呢。还有，我当然早已看惯现代农业那种用篱笆隔开的小片困地和乱七八糟的破落景象。所以，这里的一切全收拾得象花园那样地干净和整齐，真使我十分惊讶。不过在一两分钟之后，我这种惊讶的感觉就完全消失了。如果我以后的所见所闻，在你们的眼中显得稀奇古怪，那么请你们记住，我当时可一点也不以为奇，除了在某一些地方，那我是会随时告诉你们的。还有，让我把话一起都说明了吧：如果我把那些和我交谈的人的话语照原样复述给你们听，你们准会听不懂，虽然他们所说的也是英国话，而我在当时是一听就懂的。

且说正当我伸了一个懒腰，向村庄那边转过脸去的时候，我听到路上有得得的马蹄声，接着就在直路的那一端出现了一个人，骑在马上，用轻松的快步向我跑来，同时还传来一片金属相击的铿锵声。这个人很快就跑到我面前，不过没有怎么注意我，只是很随便地向我点了点头。他穿着一副用钢片和熟牛皮做成的铠甲，腰间佩着一把宝剑，肩上荷着一支长柄钩镰枪。他的铠甲式样奇特、制作精良。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已经不以他的奇形怪状为意了。我只是自言自语地咕哝着：“他是来邀请乡绅去参加裁判会议的。”于是我赶紧向村子里走去。我对于我自己的服装，也一点没有感到惊讶，虽然我是很可以因为它们的式样古怪而惊讶的。我当时穿着一件垂到脚踝的黑布

此二地相距甚远。——译者

英国中世纪时由贵族领主或其管事主持的一种地方法庭。——译者

长袍。长袍的领子和袖口上都很细致地绣着花；袖子非常宽大，直到齐腕口的地方才收小。我头上戴着一顶兜帽，兜帽的后半部象一只口袋似地倒垂在背上；腰间束着一条红色宽皮带，一边挂着一只绣得非常美丽的小荷包和一个刻着行猎图的硬皮匣子，我知道这是盛笔和墨水的文具匣；腰带的另一边挂着一柄带鞘的小刀，一种只是最危急的当儿才使用的武器。

于是我走到村子里了。在那儿，我没有看到（不过在这个时候，我也并不指望看到）一所现代的建筑物，虽然其中有许多还近于是新建的，特别是村里的教堂。这座教堂很大，极其美丽、雅致而匀称，我看了简直喜爱得心醉神迷。它的圣坛所新到了这种程度，甚至在窗下仲夏的茂草上还有在窗户上雕花时凿下来的启齿的石屑呢。村里的房屋差不多全用橡木做架子，用加草泥或者灰泥打墙，粉刷得雪白。不过也有几所房屋的底层是用碎石头砌成的，用琢磨得很光滑的砂石条做门窗的框子。绝大多数屋子都装饰着许多奇异的别具匠心的雕刻。有些雕刻已经很古老、磨蚀得很厉害了，但是它们的每一个细节仍都显得精巧、整洁、甚至美丽，如同我方才在农田方面所观察到的一样。这些屋子全用橡木板盖屋顶，所有的木板差不多都已变得和石头一样灰溜溜的了；但是其中有一所房子是新造的，它的屋顶还呈现着一片淡淡的黄色。这是一所座落在街角上的房子，它的正当街角的柱子上有一座小

小的刻花圣龛，里面立着一尊漆得很鲜明的手持铁锚的圣像——

圣克莱门特的像，因为屋主人是一个铁匠。在离开教堂围墙东端不到一箭远的地方，有一座和教堂一样崭新的高大的石十字架，架头上很精致地刻着一个由一簇叶于簇拥着的那稣受难像。这个十字架安置在一座宽阔的八角形石阶上，三条通到邻村去的道路就在这里汇合，构成一块就是站上一千来人也不会觉得大拥挤的宽敞的广场。

这一切，我都看到了，此外我还在四处看到不少人，大都是女人和小孩子，站在家门口的是不多几个老年人。这些人之中有许多人都穿着相当鲜艳的服装。至于男人们则三三两两地从我进入村子的街道的另一头正走过来。我看到他们绝大多数都带着用蜡或油擦得黄澄澄的亚麻布袋装着的大弓，背着箭囊，左面佩着一把短剑，右面挂着一只荷包和一把小刀。他们大都穿着大红的、翠绿的或者深蓝的布褂子，戴着和衣服不同颜色的兜帽。等他们走近了一些，我才看清楚他们的衣服的料于是相当粗糙的，可是很坚固耐穿。我知道他们是在射靶，而且，的确我还能够听到附近有喧哗的人声，当风从那方面吹近来的时候，更断断续续地传来了弓弦声和箭射在靶子上叭叭的声音。

我倚在教堂的围墙上观察着这些人。他们有的直接回到自己的家里，有的仍在街上逗留。他们全是又高又壮。模样粗卤的汉子。有几个人的肤色很黑，有几个则长着红色的头发，不过绝大多数人的头发都已给太阳晒成了焦褐色。的确，他们全都给太阳晒黑了，脸上或多或少都带着雀斑。他们都是粗人，但是他们的武器、带扣和腰带以及他们衣服上的装饰和衣缘可都是我们现在应该称之为美的东西。他们的言语谈吐也完全没有在文明社会的劳动者中间常听到的那种瓮声瓮气的骂人话或者嘎声哑气的粗俗腔调。可是他们

圣克莱门特（St.Clement），公元一世纪时罗马教皇，殉道者，是手艺人出身，所以特别为铁匠这样的社会阶层所崇敬。他手持铁锚，象征着信徒执着其信仰而坚定不移。——译者

也不象绅士那样说话，他们的谈吐宏朗、嘹亮而豪爽。他们全部快快清洁、心平气和。我可以体会到这些，虽然我和他们在一起时觉得有些羞怯。

他们之中的一个穿过街来，走到我跟前。这人身高六英尺光景，长着一部黑色的短须、一双黑色的眼睛和一身莓子般的褐色皮肤。他拿着一张没有袋子的大弓，腰带上挂着一把小刀、一只荷包和一柄短斧，叮叮当当碰在一堆。

“喂，朋友，你好象在发愣，”他说。“你的嘴里装着一一条什么样的舌头啊？”

“一条会吟诗唱歌的舌头，”我说。

“我想也是，”他说。“你口渴吗？”

“口渴，并且还饿呢，”我说。

说到这儿，我的手伸进我的钱袋，拿出了不多几个又小又薄的银币，它们反正西面都印着一个四只角上各有三个圆球的十字架。那人咧着嘴笑起来了。

“啊哈！是这样的吗？”他说。“伙伴，别把这个放在心上吧。在这个美好的星期天晚上，唱一只歌已经足够换一顿晚饭吃了。不过先得弄清楚，你究竟是谁的手下人？”

“我不是什么人的手下人，”我气忿忿地涨红了脸说。“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他又咧着嘴笑起来了。

“不，那不是英国的风俗，虽然有一天也许会是这样。照我看起来，你大概是打天上下来的，而且你在天上的地位还不低呢。”

他似乎踌躇了一下，然后凑近身子，就着我的耳朵轻轻他说了句，“磨坊工人约翰磨得细、细、细”，便煞住了口，对我眨眨眼睛。而我也不假思索地答道：“上天之子自会前来付厚利。”

他把他的弓往肩头上一搁，腾出右手来，把我的右手重重地握了一下，同时他的左手落到腰带上挂着的东西中间，我注意到他把那柄小刀拔出了一半。

“哎呀，兄弟，”他说，“那边的玫瑰居有的是大肉和面包，我们又何必站在大路上挨饿呢！跟我来吧。”

他一面说，一面拖了我向显然是一家酒店的门口走去。酒店门外有一些人坐在两条长凳上一声不响地喝着酒，他们用的是奇形怪状的绿色和黄色釉彩的陶樽、有儿只还绘有古色古香的图案呢。

这两句歌诀是 1381 年农民起义时所用的暗语。——译者

第二章 一个来自埃塞克斯郡的人

我跨进门后，最初感觉到的仍是我在刚醒来的时候所有的那种惊奇之感，因为这所屋子的内部虽然只是一间小酒店的堂屋，可是在我看来，它却显得十分别致和美观。一只雕刻得古色古香的大碗橱里放着一排排雪亮的锡镞酒壶、盘子以及木制的和陶质的大碗。从屋子这头到那头放着一张坚实的橡木长桌。壁炉旁边放着一把雕花的橡木椅子，现在有一个眼光滞涩、胡须雪白的老人坐在上面。这些再加上大伙儿坐着的粗凳子和长条椅，便是酒店里的全部家具。四面的墙壁上，从地面起到六英尺左右高的地方，颇为简陋地钉着橡木护墙板。板以上的墙面抹着一道三英尺左右阔的灰泥，塑的是一枝环绕四壁的玫瑰梗，这图案信手塑来，相当粗率，但是在我这种没有见惯的人看来，倒显得富于生气、极为出色。在那个壁炉的遮檐上，有一朵用灰泥塑成的、并照它的本色漆得很鲜艳的大玫瑰花。有十来个人杂坐在那里，都是我方才看到由街头走来的，大家都在喝酒，有几个在吃东西。他们那些盛在袋子里的大弓都靠墙放着，他们的箭囊挂在护墙板的钉头上。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五、六支钩镰枪，枪柄是样木的，约莫有七英尺长，看样子造出来多半是供打仗用的而不是供修剪篱笆用的。有三四个小孩子正在大人腿间钻来钻去。他们肆无忌惮地嬉耍着，全不把大人放在心上，至于大人们呢，虽然他们是在热烈地、并且是严肃地谈着话，但好象也不以他们的打搅为意。一个壮健而好看的姑娘斜倚在壁炉旁边，靠近那个老头子所坐的椅子，看来是在伺候客人。她穿着一件合身的浅蓝色布袍，腰间系着一条宽阔的精工细刻的银带，散披着头发，头上戴着一个玫瑰花圈。那个老头子不时对她咕哝上一两句话，由此我认为他一定是她的祖父。

当我的同伴挽着我的手一同走进屋子里的时候，那些人都抬起头来。他用他那粗鲁而和善的声音高喊道：“嘿，诸位，我给你们带了一个传消息、说故事的人来啦。给人家拿一些肉和酒吧，让他可以说得更有力、更好听些。”

“威尔·格林，你这位传消息的人是从哪儿来的？”一个人问。

我的同伴因为能在更多一伙人中间再说一次俏皮话，很是得意，就又咧着嘴笑起来了。他说：“他看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为这个人是没有主人的。”

“那他到这儿来，就是个天大的傻瓜了，”一个长着颌白胡须的瘦个子在众人的哄笑中说，“除非他是被迫不得不在地狱和英国之间选择其一。”

我说：“不，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是从埃塞克斯郡来的。”

我的话才出口，大伙儿立刻嚷成一片，象放炮一样地清晰和突然。我得告诉你们，我早已有些知道——虽然我说不出我是怎样知道的——埃塞克斯郡的老百姓已经在集结起来，准备反抗领主和负责征收人头税的领主管家了，这些领主想把他们全部重行变为农奴，就象他们的祖先那样。这当儿，老百姓是软弱的，领主们是贫穷的，因为有不少母亲的孩子都在老王在位的时候在法国战场上牺牲了，加上黑死病又送掉了一大批人的性命。于是领主

农奴（villein），英国十三世纪以后的一种没有自由的附属于土地的农民，他们无权反抗地主，领主可以任意买卖他们。——译者

老王，指爱德华三世。他为了对法国进行战争，曾想尽方法括括英国人民的金钱以充军费，由他开始的英法战争一直延续了一百年。——译者

就暗自打起算盘来：“我们是越来越穷了，可是那批住在高地上的农奴却富起来了，在市镇里，各种行会的力量也一天比一天强大了。这样，再过一些时候，还有什么东西能留给我们这些既下会纺纱织布、又不愿翻土扒泥的人呢？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赶早动手，在一切没有参加行会和自己没有田地的人身上打主意，在定役佃户那班人身上打主意，用法律和强硬的手段镇压他们，使他们由现在这种名义上的农奴变成真正的农奴，那对我们将有很大好处；因为就眼前来说，这批可恶的东西所焙制的面包已经超过他们肚子的需要，所织的布匹也足以蔽体而有余了；他们把这些多余的东西全给自己保存起来，而我们比他们更配享用这些东西。所以还是让我们按照老王的好法令所规定的，把铁项圈给他们重行套上，延长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他们喝酒闲谈的余暇吧。要是神圣的教会参与其事（在这一点上，那批洛拉德派教士或许能助我们一臂之力），把一切既可恶又无聊的休假日完全取消，或者明文规定凡是身份比乡绅低的人除了在内心里和精神上纪念外，一律不许度教会的神圣节日，一律照旧干活，就好了，因为耶稣的大弟子不是说过‘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这句话吗？假使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做到了，假如这种尊贵的富人和安分守己的穷人各安于其位的制度能够永远维持下去，那么英国就会有好年月出现，日子也就过得有意思了。”

那批领主正为此而大肆活动，而且就我所知，这一类议论还不仅出自领主之口，就是在他们的家将和家丁中间，也可以常常听到。但是老百姓却不肯从命。所以，就象我方才说过的，埃塞克斯郡的老百姓马上就要揭竿起义了。此外还有谣言在流传着，说什么在圣奥尔本斯（St. Albans）地方，老百姓几乎要和修道院院长手下的兵丁冲突起来了。在北方的诺里奇（Norwich）地方，有一个名叫约翰·利斯特（John Lister）的人正在把自己武器上的蓝颜色擦掉，准备把它们重行染成红色，不过并不是用胭脂或洋红做染料。在达特福（Dartford）地方，有一个勇猛的瓦匠因为征收人头税的领主管家欺负了一个小姑娘——就是他的女儿——就用劈木板的斧头砍死了那个管家。肯特郡的老百姓已经在行动了，等等。

现在，我对于这一切既已了然，我看到他们一想到他们的弟兄埃塞克斯郡的老百姓就大喊大叫，也就不以为奇，而是觉得他们在这件事上未免过于声张了。只有威尔·格林安静他说：“好吧，等我们的交情深了以后，再把消息告诉我们吧。兄弟，现在你先多吃些肉，好让我们能够早些听到你的故事。”他说话的时候，那个穿蓝衣服的姑娘忙了起来，给我拿来了一只干净盘子——一块方形的刮磨得很光滑的橡木薄板。她还给我拿来了一锡壶酒。我也就老实不客气了，象一个老于此道的人那样，从腰带上把小刀拔出来，尽自己看中的猪肉和面包切来就吃。在我棚内的当儿，威尔·格林却取笑我说：“不错，兄弟，你的确不是一个替地主割鸡切肉的佣人，不过要不是你声明在先，你倒很象是替他念书的人呢。有学问的先生，你到过牛津吗？”

我嘴里正塞满了腌猪肉和黑麦面包，所以只好点点头，表示到过。提到牛津，我眼前便出现了一幅图画。那是一片灰色屋顶的房子和一条弯弯曲曲

洛拉德派（Lollards），在十四世纪，英国有很多教士极力反对罗马教会，洛拉德派是其中的最激烈的一个集团，最重要的人物是约翰·鲍尔。这里说领主们想请他们帮忙，是指洛拉德派主张取消教会所规定的放假节目而言。——译者

这句话是保罗（Paul）说的，见《新约全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第10节。——译者

的长街，还有当当当的许多钟声。我举起酒樽，我们把大杯子碰得铿锵作声之后，就把酒一气喝下。肯特郡的醇酒象一道烈火从我的血管里流过，加深了我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物的幻想。因而我就说：“你们既然要听故事，现在就请你们听一个吧。去年秋天，我在萨福克（Suffolk）郡风光美好的邓威治（Dunwich）镇，恰巧有几只冰岛的小木船开到了那儿。船上有几个冰岛人，他们对我讲了许多故事；我一向是一个喜欢收集故事的人，我就从他们那儿收集到了好多个故事。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其中的一个。”

于是我就对他们讲了一个我久已熟悉的故事。不过我讲着讲着，说的话仿佛越来越流利了，词汇也越来越丰富了，甚至我都辨不出我自己说话的声音了。而且在我讲述的时候，我的语言差不多是有音韵、有节奏的。等我讲完之后，大家静默了一会儿，然后有一个人低声说道：“是呀，那块地方夏天短、冬天长，可是人们是冬天也要过，夏天也要过的。即使那儿的树木长不好，五谷不丰登，然而称为人的那种生物可以长得不坏，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愿上帝也把这样的人送到我们这儿来吧。”

“来过啦，”另一个人说，“这样的人已经来过，将来还要来；说不定这会儿他们已经离开这儿的大门不远了。”

“是呀，”第三个人说，“还是听一支罗宾汉的歌吧。这也许可以让我所盼望的那个人快些来到。”接着他就用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清朗的嗓音，按着一种很动听的粗豪调子放声高歌。他所唱的那种歌，你们也许已经念过它们那些残缺不全的、被窜改得不成样子的片断。我倾听之下，不由得精神振奋，因为歌中所叙述的是反抗暴虐统治、争取自由生活的斗争，歌唱的是住在荒林和灌木丛中，虽然风吹雨打，可是对于一个自由人来说，却要胜过王宫大厦和充满铜臭气的城市。它歌唱劫富济贫的侠义行径，歌唱一个人怎样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是唯他人之命是从。在座的人都凝神静听着，不时在每阙的煞尾处，用他们那雄壮而粗卤的、但是并非不入调的声音和上两句重复的叠句。当他们高唱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闪过了一幅寒林荒野的图画。那确实是一片寒林荒野，而不是象公园那样幽雅的茂林草地。它是一片枝叶虬结、杂乱无章的丛林，是一片悄无人踪的草莽荒原，在早晨的阳光下显得庄严肃穆，而在悲风萧萧的黄昏和苦雨凄凄的黑夜显得阴郁凄凉。

他唱完之后，另一个人接下去唱了一只同样调子的歌。不过他所唱的更象是一首短曲而不是叙事的长歌。下面就是我所记住的歌词：

郡长已成强豪王，
家有黄金数不清，
侍卫众多身佩剑，
不能震慑英雄心：
擎弓奋勇向前进，
弦如满月射强人。
百合花开绿草地，
荆丛橡林且隐身。

石块泥灰筑堡墙，
土牢黑狱深且坚，

善士无辜遭迫害。
正人含冤入九泉。
为此我等揭竿起，
仗剑弯弓伸大义。
君王纵有严诏令，
英雄视之如粪泥。

壮士举步须看清，
入屋进房请留神，
广厦华宇虽悦目，
岂能失算落陷阱；
须防举步才跨入，
身后有人紧闭门。
百合花开绿草地，
荆丛橡林且隐身。

荷枪擎弓出门去，
百合草地逞威风！
敌人众多何足惧，
还我自由赖长弓。
绿草如茵严阵待，
雕翎满曳射鲸鲵。
君王纵有严诏令，
英雄视之如粪泥。

穿越草地走丛莽，
安居荒林乐洋洋；
林中壮士谁能问。
海阔天空任翱翔。
郡长无法施虐令，
弯弓争做自由人。
百合花开绿草地，
荆丛橡林且隐身。
这支歌唱到这里，

忽然停止了。有一个人举起了手，好象要说“嘘，别响！”就在这当儿，从敞开着的窗子外，传进来另一首歌声。这歌声似乎是出于一队游行者的口中，而且越来越响。这是一首我非常熟悉的教堂里常唱的歌曲，它使我回忆起法国某些大教堂的大拱门和专门在大寺院中诵经的僧人。大家都跳起身来，急忙去拿他们放在墙边和屋角的大弓，有几个还带着盾牌，这种盾牌是把牛皮煮软后压成一定形状再把它烤

于做成的，大约有两手宽，中央嵌着铁的或者黄铜的钉头。威尔·格林走到放钩镰枪的屋角，把它们通通分发给那些去拿的人。然后我们都严肃沉着地走到街上，来到宁静的下午的柔和的太阳光底下。现在，下午已开始转

向黄昏了。我们从乍一听见那传来的歌声的时候起，就没有一个人说过话，只是在我们跨出大门的当儿，那个首先唱歌的人才在我的肩头上拍了一下说：

“兄弟，我说唱罗宾汉一定会替我们把约翰·鲍尔招来的，我的话不假吧？”

约翰·鲍尔，生年不详，死于1381年，英国下层教士，1381年农民起义的鼓动者之一，几次被捕入狱，1376年被驱逐出教。1381年肯特郡的农民将他从梅德斯通（Maidstone）监狱中救出来拥为起义领袖之一。起义失败后被处以绞刑，死后被开肠破肚，四马分尸，由此可见他在农民中影响之大和统治阶级对其仇恨之深。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后人知道得很少。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拥护成克利夫（John Wycliffe）的主张，鼓动农民反抗世俗和教会的贵族，反抗特权阶级，要求社会平等。他有两句最有名的话：亚当耕种夏娃织，当时有谁是绅士？他说人是生而平等的，奴隶制并非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有心创造农奴的活，他早就会规定谁该当主人，谁该当奴隶了。农民应当拿出勇气来象铲除妨碍农作物生长的杂草那样，把贵族、官吏、律师以及其他的特权阶级清除掉，从而把长期套在他们身上的锁打破。当时的法国历史记载家弗鲁瓦萨尔（J.Ftoissart.1333？—1400？）保存有下面一段鲍尔的演说词，读者可以从其中看到他反对现存社会制度、主张平等的思想的梗概：“亲爱的同胞：我们英国的事情，要不把一切财物归为公有，既没有农奴，也没有绅士，彼此完全平等，那就决不会弄好，而且永远也不会弄好。那些我们称做贵族的人有什么理由占我们的便宜呢？他们为什么应当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有什么理由要束缚我们？如果我们同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他们工有什么理由做我们的主人呢？也许除了他们要强迫我们做工来供他们享受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原因了。他们穿着天鹅绒的衣服和镶着白鼬与毛皮的外衣，而我们穿的却是粗麻布。他们有酒，有香料，有好面包，而我们只有黑面包、糠麸、粗面糕和自水。他们有别墅和美丽的庄园，而我们只有烦恼和工作，甚至要冒着风雨在田里干活。他们从我们身上和我们的劳动中榨取了许多东西供他们自己挥霍，而我们却被叫做农奴，伺候他们稍微慢一点，还要受鞭打。”（见弗鲁瓦萨尔：《编年史集》，第8卷，第106章）——译者

第三章 他们在十字架前会师

我们走到外面的时候，街上早已挤满了人。大家的脸全朝着那个十字架。歌声仍然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我们顺着声音望过去，看到一大伙人正转过果园和一些小园子的荆棘篱笆的拐角。这伙人的武装比起我们村子里的人来似乎更为齐全，因为偏西的太阳光正在好些雪亮的钢铁利刃上闪耀呢。这当儿，歌词是听得清楚了，在一片歌声中我听到了威尔·格林方才对我提出的问题和我的回答。正当我集中了注意力、想把他们的歌词听得更清楚一些的时候，我们背后的那座白色崭新的高塔上陡然发出了教堂的钟声。它起先是急促而杂乱的，不过跟着就变为有节奏的和谐钟声了。我们这一伙儿刚一听见钟响，就大声呐喊，那伙新来的人也用同样的呼声相应，大家高喊着“约翰·鲍尔在撞我们的钟了！”于是我们就使劲向前逼近，霎时间我们已来到十字架前，大家合在一起了。

威尔·格林高高兴兴地连拖带拉地带着我挤了过去，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十字架的台阶的最低一级上了，在我旁边的是威尔的六英尺之躯。在我喘气的时候，他格格地笑着和我说：

“老朋友，这儿是一个可以让你看明白和听清楚的地方。你身子长得宽，个子可不高，你的气力也不够。所以，要不是有我帮忙，你只能夹在密密的人群里；你只能听到一些给肯特郡人的大肚皮挡住的模糊不清的词句，你除了套着破毛衣的胳膊肘和油腻腻的铁甲和背心外，也不会看到什么别的东西。不要老是眼看着地，好象看到了一只兔子似的。让你的耳朵和眼睛多收集一些消息，带回埃塞克斯或者天堂上去吧。”

我只是对他亲热地微笑一下，并没有说什么话，因为老实说，我的眼睛和耳朵早已忙得和他所希望的么样了。这时候，从人丛里传出一片喊喊喳喳的说活声，夹在钟声的有规则的韵律中。这时钟声似乎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而且不象是由人的手撞击出来的，它们俨如一些有生命的东西本着它们自己的意志发出来的声音。

我向四下里看了一遍，发现那些和我们混合在一起的新来者一定是一队正规的战士。他们人人背上斜挂着盾牌，很少人腰间没有佩剑；一部分人拿着大弓，另有一些人拿着长兵器，即钩镰枪、长柄斧或者长矛。此外，他们与我们村子里的人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他们差不多全穿有护身的甲冑。大多数人头上都戴着钢盔，一部分人身上披甲——一般都穿着一一种满缀着铁片或者牛角片的“背心”或者短褂子。另有一些人的臂上和腿上还套着全钢的或者用钢片和熟牛皮做成的甲片。其中有几个人骑着马。他们的马都是那种骨骼粗大、头形象椎的牲畜，看样子很象是从犁上或者大车上解下来的。不过骑在它们背上的人不论在头上、臂上还是腿上全都甲冑齐全。我在骑马人中间认出了那个在我刚醒来的时候从我身旁跑过去的家伙。不过他看来好象是个俘虏，因为他头上戴的是毛料兜帽而不是钢盔，而且身边也不带钩镰枪、宝剑或者匕首。可是，他一点也没有惶恐不安的表示，相反地，他正和站在他跟前的人谈笑得异常起劲呢。

在人群的头上，一根由人们高擎的、十字形的长竿上面飘着一面很大的旗子。它正慢慢地移向十字架。旗上面画着一幅图画：在一片碧绿的树林前面站着一男和一女，上身披着兽皮，男的拿着一柄铁铲，女的拿着一个线轴和一只纺锤。这幅图画画得是够草率的，但另有一种精神而且颇有意义。在

这幅原始世界和人类第一次与大自然斗争的象征画下面，写着这样的词句：

亚当耕种夏娃织，当时有谁是绅士？

这面大旗在人丛中慢慢地移过来，到了我们站着的地方，大伙儿就让出一条路来，容它通过。掌旗的人走到十字架的台阶的第一级上，在我的旁边立定，转过身去面对人群。

有一个人限着掌旗的人一同上来。他穿着一件深褐色的粗呢长袍，腰间系着一根粗绳，上面挂着“一串珠子”（我们现在称之为念珠）和一本用袋子盛着的书。这个人又高又大，剃得光秃秃的头顶心的四周围有一圈黑色的头发。他的鼻子很大，但轮廓分明，有两只很大的鼻孔。他的脸刮得很干净，有一片翘得高高的上嘴唇和一个阔大而方正的下巴，他的嘴很大，双唇紧闭。除了一双隔得很开的、大大的、灰色的眼睛，这是一张平淡无奇的脸。这双眼睛有时候露出和善的微笑，使他的整个脸儿都开朗起来，有时候又一动不动，显得很严厉，也有时候则象诗人或者热情的人所常表现的那样，仿佛是在凝视某种在远方的东西。

他慢慢地走上十字架的台阶，站到坛顶上，伸出一只手扶着十字架的立柱。欢呼声一阵接一阵从人丛中爆发出来。当欢呼停止、不再听见人声的时候，那好象从远处传来的钟声仍然在悠扬地响着，那些褐色的长翅膀燕子也没有给这拥挤的人群吓倒，依然在环绕着十字架一面狂噪，一面飞舞。那个人一动也不动地站了一会儿。他察看着下面的人群，说得更确切点，他是在挨个儿打量他们，好象是在猜测他们在想什么，或是在盘算他们究竟适合于做什么事情。有时候，他和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眼光碰到了一起，他就露出了满脸仁慈的微笑，不过这种笑容总是随着就化为一个怀有沉重而远大的思想的人所常有的那种严肃和悲哀的神情。

约翰·鲍尔跨上十字架的台阶的当儿，已有一个孩子在别人的吩咐下跑去关照打钟的人往手了。所以大钟的声音不久就停止了，这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一种空虚的甚至是失望的感觉，这是在某种业已习惯的而且觉得悦耳的声音骤然停止时常常会有感觉。不过这时已另有一种殷切的期望出现在大家的心里，因此连一个悄声说话的人也没有。所有的人的心和眼睛全部集注在这穿黑衣服的人物身上，他笔直地站在十字架的白色高柱子旁边，双手伸在面前，一只手心按在另一只之上。就我自己来说，当我在聚精会神，准备倾听他的话的当儿，我的心灵深处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感觉到过的喜悦。

第四章 约翰·鲍尔的呼吁

就这样我听到约翰·鲍尔发言了，听到他怎样提高了声音说：

“嘿，你们全体善良的老百姓啊！我是上帝的一个教士，我的一项日常工作是我应该告诉你们哪些事情你们应该做，哪些事情你们不该做。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到这儿来的。不过我首先要说，如果我自己曾经伤害过这儿的任何一个人，那么请他说明我所犯的错误是在哪一方面，好让我求他宽恕和垂怜。”

他这样说着的时候，人群里传出了一片表示赞许的喁喁声。

他的脸上仿佛出现了一丝骄傲的微笑，然后接下去说道：

“你们在三天之前把大主教的府邸当做坎特伯雷大教堂里的蜡烛那样烧掉了，还把我从大主教的监狱里救了出来，不就是为了我可以对你们讲话，替你们作祷告吗？所以，不管我过去做了坏事还是做了好事，我都不再保持沉默。善良的伙伴们、我的好弟兄啊，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你们能够跟着我走。如果这儿有什么人——我知道得很清楚，这样的人是有一些的，而且也许还不少——是抢劫他们邻舍的强盗（有钱的人会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或者是奸淫者，或者是恶毒的憎恨者，或者是搬弄是非者，或者是媚富欺贫者（这种人是最最坏的）——喂，我的可怜的误入歧途的弟兄啊，我所要对你们说的，并不是什么回家去闭门思过、免得你们来玷污我们伟大的事业，相反地，我是要你们快些到阵地上来将功赎罪。你们已经做了好多日子的傻子了，可是只要你们肯听从我的话，我就能够使你们获得非凡的智慧。如果你们牺牲在你们的大智大慧之中，上帝知道你们是不可能这样牺牲掉的，那么由于你们所到的地上长出了宝剑而不是雏菊、长出了长枪而不是茅草，虽然一般人认为你们死了，实际上你们已经成了一切事物的永恒的智慧的一部分，已经成了支持这个充满着欢乐的大地的柱石。

“不错，你们早已听人说过，你们必须在今世做好事，以便在来世获得永恒的幸福。所以你们现在就应该行善，以领取你们在尘世上和天堂里的报酬。我要告诉你们，尘世和天堂并不是两个地方，而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你们全都知道的，而且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它的一部分呢。它就是圣教。圣教的生命就寓居在你们每一个人之中，除非你们把它毁灭。不错，弟兄们啊，难道你们之中有任何一个愿意毁灭圣教、使自己成为一个孤苦无告的流浪者、象那个杀死亲兄弟的该隐那样吗？咳，我的弟兄们啊，成为一个不容于圣教的人，没有一个人爱你、和你说话，也没有什么友爱，这是一种多么悲惨的命运呀！不错，弟兄们，友爱就是天堂，缺少了它便是地狱；友爱就是生命，没有它便是死亡。你们在尘世上做好事，就是为了友爱才去做的，存在于友爱中的生命将永远活下去，你们每一个都是它的一部分，而其他许多人的在尘世上的生命最后则将在尘世上化为乌有。

“所以我叮嘱你们千万不要住在地狱里，而要住在天堂里。如果不能够，

参看《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0章，第25—37节。一日耶稣叫众人爱邻居如同自己，有一个律法师想替自己辩护，便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鲍尔的意思是说抢劫穷人的有钱人也会这样装糊涂，为自己寻找借口。——译者

该隐（Cain）因忌妒上帝看中了他弟弟亚伯（Abe1）和亚伯的供物，将他杀死，上帝罚该隐在地上流离飘荡。详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4章。——译者

那就住在尘世上吧，尘世也是天堂的一部分，它实在并不是丑恶肮脏的地方。

“的确，凡在地狱里还能保持清醒并感到自己消沉的人一定会想到他在尘世时的欢乐的日子。他会想起在尘世上当他感觉到消沉的时候，如何向他的伙伴求援（这个伙伴也许是他的妻子、儿子或者弟兄，也许是他的谈天的朋友或者刎颈之交），他们如何在听到他的呼声后来和他呆在一起，在太阳底下共道愁苦，直到他们驱逐掉心上的悲哀，重新高兴欢笑起来。他在地狱里会想到这些，并且哀求他的伙伴来援助他。但是他将发现那儿是得不到援助的，因为那儿没有友爱，每一个人都是自己顾自己。所以我要告诉你们，那些骄傲的日空一切的富翁虽然自己不知道，其实是早已置身地狱之中了，因为他们是没有伙伴的。一个勇敢坚强、在患难之中能够想到友爱的人，他的悲伤不久就会成为过去，只是愉快的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变化而已。”

他停顿了一下。这当儿他的声音已经变得很低，可是他的声音是如此清晰，长夏的薄暮是如此宁静，而人们又是如此地鸦雀无声，所以他的话仍然能句句印上人们的心头。他的眼睛有好半天老是眺望着远处的夏日青葱的原野，现在他的目光随着他发言的中断又落到了众人的身上了。他的和善的眼睛看到在他面前的人群里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景象，就是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眼睛此刻都含着泪水，有几个人虽然已经满口黑髯，却公然哭泣起来，而且所有的人都流露出一种好象很难为情、不愿意给别人看到自己深受感动的样子，这是他们这一族人的特点，每逢他们感情激动得太厉害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我望了望站在我身旁的威尔·格林，他的右手把他的大弓握得这样紧，以至他的指骨节都绷得发白了；他愣愣地对前面瞪眼看着，他的眼泪好象是不由自主地直溢出来，顺着他的大鼻子往下淌，他的脸绷得紧紧的，毫无表情，最后他发现我在看他，便现出一副非常古怪的表情：眉头蹙得紧紧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嘴上挂着微笑。他用左胳膊时在我的肋骨上很响地撞了一下。要不是人多把我挤住了，我准会被他撞倒在地上，但我仍象一个受封的骑士那样承受了他这一击。

我在沉思这一切的时候，想到人们怎样斗争和失败，想到尽管他们失败然而他们所争取的东西终于实现，但在它实现的时候又怎样变为不是他们所要求的东西，而另外的人不得不在另一种名义下为他们所要求的东西进行斗争——当我正在沉思这一切的时候，约翰·鲍尔又用他刚才说话的那种柔和而清晰的声音开始发言了。

“善良的伙伴们啊，正是出于你们的友爱和仁慈，你们在三天前把我从大主教的监狱里搭救出来了，虽然上帝知道你们这样做除了被当做破坏法纪的强徒并且被送上绞刑台之外，什么也得不到。但是就在你们把我救出来之前，当一道坚固的高墙和狱卒、警官、豪吏等人把我跟坎特伯雷大街隔开的时候，我也不缺少你们的友爱。

“诸位朋友和搭救我的人，请听着：在好多日子之前，那时四月还刚开始，我躺在那儿，我的那颗心，为了对人类的爱、为了对圣徒和天使的爱、为了对这一代和后一代人的爱准备忍受一切苦难的那颗心本来绷得象一张硬弓似的，那时候竟变得软弱无力了。我躺在那儿，一心想念着那些绿油油的原野、满缀着白花骨朵儿的莽丛、在麦田上面唱着歌的百灵鸟、围坐在小酒店里长凳上的善良伙伴们的谈笑、小孩子们的呀呀学语声、大路上成队的马

诸侯册封骑士时，要用剑的侧面在受封者的肩上轻轻拍一下，——译者

匹和田野里的牛羊，以及大地上的一切生命。这些时候我一直是一个人孤零零地靠近我的仇敌，远离我的朋友，饱受着嘲弄和侮辱，为寒冷和饥饿所煎熬。我的心已经变得如此软弱，虽然我当时在渴念着这一切东西，可是我看不见它们，除了它们的名字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它们是什么样子。我渴望着解脱，我甚至埋怨自己过去为什么一度要做好事情。我对自己说：

“‘的确，如果你曾经守口如瓶，也许你已经捞到一个位置了，即使这个位置只是一个镇区教士吧，你也可以给许多穷苦人以安慰。那时候，你就可以在各处使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帮助许多人，人们会称道你，而你自己也可以感到心安理得。现在，由于你在这儿或者那儿对某个大人物少说了一句奉承话，由于你在屠杀、罪恶和残酷的行为当中不肯熟视无睹，你失去了这一切。现在你可完了，一点生路也没有了。为你准备的芒麻已经种下去了、长成了、梳理好了、结成绳子了，喏，在那儿，那就是你的绞刑架上的索子。一切都完了，都完了。’

“真的，朋友们，我在软弱的时刻曾经这样想着、抱怨着，我悔恨我没有叛离对圣教的爱，我当时的愚蠢的想法竟是如此的邪恶。

“可是，我反复思量着，只要我肯略为象一只抖瑟瑟的小狗那样匍匐在修道院院长、主教、贵族和豪吏的面前，摇尾乞怜一下，我就能给别人以安慰和帮助，而我自己也可以得到安慰和帮助，这时候，我又想起了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我，一个低贱的反叛教士约翰·鲍尔，曾经为了对天上的圣者和人间的贫苦大众的爱，同这些罪恶做过斗争。

“是的，我又一次象从前那样看到了大人物践踏小人物、强者欺压弱者、恶人什么都不怕、善良的人什么都不敢做、聪明的人则什么都不管！天上的圣者容忍了一切，可是吩咐我不要容忍。真的，我又一次认清了，一个人只要为友爱而尽过力，那么凭着这种爱，虽然在今天看起来他好象是失败了，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失败。相反地，他和他的事业将永垂不朽。人们在他们的鼓舞下，将再接再厉地奋斗着。其实，这一点也不算什么，因为斗争就是我的乐趣和生活。

“于是我又一次成为一个男子汉了。我站起来，尽我的脚镣所许可的，在牢房里来回踱着。诸如我们今天所唱的那种振奋人心的词句又来到我的口头了。我象我们现在这样，用雄壮的声音唱着那些词句。之后，我停下来休息；我又一次想到了那些我想去的可爱的原野和原野上的人和牲畜的生活。我对自己说，我但愿在死亡之前再看到它们一回，即使是一回也是好的。

“真的，这是很奇怪的：在此之前，我虽然渴想着它们，然而看不到它们；现在呢，我不那么渴想它们了，我的想象力反倒清晰起来，我看到了它们，就象监狱的高墙已经打开，我已经穿过坎特伯雷大街，置身在仲春的绿茵茵的芳草地上。在那儿和我在一起的有我认识的已经去世的人和现在活着的人，是的，还有一切在尘世上和在天堂里的伙伴，不错，还有所有今天集合在这儿的人。关于他们和那个过去时代的故事，是说也说不完的。

“就这样，从那时起，我一天天地熬下去，再也没有那种沮丧的心境了，直到有一天，监狱真的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开了，你们，我的伙伴们，从门里冲了进来。你们一脸高兴的样子，你们充满了希望的心是轻松的，你们带着愤怒的手落下去是沉重的。这时候，我看到了、也明白了什么是我应当做的事情。所以现在，你们想必也明白了吧？”

他说出那最后的几句话时，把双手向大家直伸出去，他的声音改变了，

而且越来越响亮了。我能够感觉到，所有怕难为情和畏惧的心理都已经完全从那些人身上消逝，而另有一种完全象烈火般的丈夫气概从他们所常有的英国人的那种含有腼腆的顽强后面透露出来，他们确实是受到了感动，并且看清了他们面前的道路。可是仍然没有人说一句话。随着太阳更接近地平线、射出更灿烂的金光，随着人们头顶上盘旋着的燕子叫得更尖锐、更响，人们的静默也显得更加深沉了。

约翰又接着说道：

“对于今后应该做的事情，我相信你们所知道的决不会比我少。首先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一个孤独的或者呻吟在牢狱里的人只能幻想伙伴的爱，但是一个已经获得了这种爱的人就应当行动起来，而不应该再幻想了。

“其次，你们也已经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他就是那种骄傲自大的人，压迫人的人。这种人蔑视友爱，他认为他自己就是这个世界，既不需要别人帮助，也不肯帮助别人。而且由于他有钱，他就能不遵守法律，单用法律去压制别人。毫无疑问，每一个有钱的人都是这一种人，决不可能是另一种人。

“的确，每一个有钱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地狱里的魔鬼。每逢他想把他的财物分一部分给穷人的时候，他心里的那个魔鬼就会出来反对。魔鬼说：‘如果你愿意也做一个穷人，象穷人那样忍饥挨冻，饱受嘲弄，那么你就把你的财物去分给他们，而不必保留你的财物。’每逢他生了怜悯心的时候，魔鬼又对他说，‘如果你去照顾那些下流人，和颜悦色地对待他们，把他们当做人看待，那他们就会藐视你，跟着你就要倒霉了。要是有一天他们知道了你原来和他们是一样的人，他们就会来攻击你，把你杀死。’

“咳，不幸的就在这里！魔鬼有个习惯，常常说真话，次数一多，他的谎话也好象是真话了。穷苦人也的确把有钱人当做是跟自己不同的人物，认为他们理当做自己的主子，好象穷人是亚当的子孙，而有钱人倒是那个创造亚当的上帝的子孙。于是穷人就去压迫穷人了，因为他们害怕压迫者。我的弟兄们啊，你们可不是那样的人，否则你们又何必要全身披挂到这儿来集合，让大家看到你们是生长在大地上的同一个父亲和同一个母亲的儿子呢？”

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人群里的武器晃动了一下。他们围在十字架的四周，挤得更紧了，不过他们还是捺住了那声似乎正在他们胸中集结起来的呐喊，没有发出声来。

于是他又发言了：

“的确，这个国家里有钱的人太多了。不过，就算只有一个有钱人，这一个有钱人也是多余的，因为大家仍然要做他的奴隶。所以，你们肯特郡的人，请听着。也许我的发言已经把你们耽搁得太久了；不过我对于你们的热爱，我跟久别重逢的朋友们和伙伴们畅诉心怀时的那种快乐，使我不能不多说一些。

“现在，请你们听我说。那些吞食了整个国家的有钱人总会有这样的一天，那时候，彼他们吞食的人，也就是穷人，变得比原来更穷了，他们的诉苦声高达天听。在这种时候，穷人往往比以前更加团结，这是不难理解的，否则就不会有人听见他们的呼声了。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有钱人害怕起来了，于是他们的残酷也变本加厉了，可是人们却把那种残酷错认为是权势和威力的增长。不错，你们比你们的父亲要坚强得多，因为你们比他们要痛苦得多。倘使你们只是一些麻木不仁的马和猪，那你们就不会那么痛苦了，那样的话，你们坚强，就只是为了承担痛苦。可是你们，你们坚强，不是为了承担痛苦，